

水草袅娜,在水体铺展开,长势恣肆。别人养花,我琢磨着养几盆水草,和岸上的草生长地点不同,环境不同,呈现的姿势不同。把水草养在盆里,用缸太大,也张扬,用黑釉老盆,养一盆静气。

当然要放几条小红鱼,把这些鱼投到当中,红绿搭配,动静相宜。

我养水草,会怀念一些河,那些有水草微澜与船的河流。倘若在古代,一条船系在河边的柳树上,水清鱼嬉,缭绕几根随波逐浪的顾长水草。

有水草的河流,说明它毛发旺盛,体格茁壮。从远古而来,向未来而去,生生不息。

水有清香,来自于水中植物,苕菜、荷叶、蒲草、菱角、睡莲、水葫芦,在水湄随波摇曳,配得上“袅娜”二字,由河床及水面,细细长长,婀娜多姿,袅袅婷婷。

时常想起小时候外婆老家,大河高岸,一路逶迤,转弯处遇一木桥,人站桥上,看水面,河水碧清,那一泓水草,呈条纹状,青青碧碧,半隐半现,却是好看。

有水草的水体,水至清,可掬水而饮。彼时,河湾处,往往还泊着一条打渔船。

房舍收拾干净,养一缸金鱼半缸荷,生活简单安静,有瓦壶天水的意境。

少年时,看同学家养金鱼,屋檐下的石槽里,几条游来游去的小金鱼。鱼动处,其间有一丛疏疏水草。

养一盆水草,养的是植物水气与灵气。雨生烟,水生烟,雨烟在有水草的岸边生成,并向四周弥散。

青青绿绿的水草,安营扎寨在水体,为鱼的撒子提供了温床与载体。春天,那些鱼:花鱼、鲫鱼,把卵撒在水草上,了了丁丁,随波逐流。有一次,在乡下,我在河边,忽听得一阵稀里哗啦的声响,原来是两条鱼追逐着咬子,蹿到水湄一片清浅水草之上,转瞬又从水草上翻身,遁入水底,消失得无踪无影。

古书里的水草,翠绿且水意盈盈。

《诗经》中,“彼泽之陂,有蒲与荷。”《楚辞·九歌》,“夫人自有兮美子,荪何以兮愁苦?”蒲菜还是一道菜,用香蒲的嫩茎,旺火炒,香鲜脆嫩;煲汤则在沸腾时放入。既可单独成菜,亦可与其它原料合烹。如,“开洋扒蒲菜”,洗净,切段,经

S

月光城 散文

王木生

水草袅娜

过焯水、油焯、清蒸,三道工序而成。我在淮安的小餐馆品尝过,此菜色泽碧绿,细嫩爽口,汤汁清鲜,清香四溢。

水苕,浮在水面,嫩时可食。“参差苕菜,左右流之,”这种形似睡莲,小巧别致,挺出水面的浅水植物,开黄色小花,一卧千年。

苕与藻,皆水草,古人常采作祭祀之用。《召南·采芣》吟哦,“于以采苕?南涧之滨;于以采藻?于彼行潦”,诗歌讲述出嫁女子,采摘苕草、水藻,祭祀祖先;宋代苏轼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中描写,“水中藻荇交横”。那晚,老苏酒后到承天寺吹风,月下看到地上竹子和柏树的影子,一时眼花,误以为是看到大宋的河中水草,纵横交错,铺衍一片。

还有一些古代的水草,妖娆在文字里——

清代《本经逢原》里有“水草部”:泽泻、羊蹄根、菖蒲、蒲黄、苦草、水萍、海藻、昆布,水草晒干,变成数味药。

请教过一位学植物的朋友:水草是一种什么草?朋友说,水草种类很多,有挺水、浮叶、湿生和沉水。

我试着去分辨几种不同的水草。苦草,俗称面条草、龙须草、扁担草,狭长如带状,叶长度随水位深浅而有差别,碧绿半透明,亭亭玉立于水中;卷叶龙须草,叶形似带,旋转式向上生长,整齐地似波浪形直立于水中,别致美观;眼子菜在古代属于草药,有清热、解毒的作用,味道微苦;鸭舌草也叫接水葱,生长在河边浅水处,较柔嫩,叶似鸭舌……

这样的水草在野河——旷野上的河,常常看得见。

许多美好就藏在附近。拨开池塘里的一层浅浅水草,露出水清如鉴的天光云影,那是生活的圆镜。

千百年前,在我的家乡奔跑着众多麋鹿,它们逐水草而生,四蹄奔突,追逐繁衍,激起的水花和泥花纷扬天空。西晋《博物志》记载,“海陵县多麋,千万为群,掘食草根,其处成泥……”可以说,若无水草,便不会有这些生命的存在。

水草丰美,说明这个地方富庶、安详,物阜民安,风调雨顺,景致唯美。

此处大概在江南。

疯婆本来不疯,好好的人,方圆十里地一枝花。可说疯就疯了,疯得一地界人惊悚。

过去的乡村,把精神病人称为疯子,疯子又有文疯武疯之说。文疯斯文,世界是他自己的。武疯爱动手,不分轻重。精神病原因多,多得说不明白。大事能疯,小事也能成为疯的理由。乡村有词,叫人被“逼疯了”,疯和“逼”有关系。

疯婆的疯是武疯,动手打人,出手还重,重得让人头破血流。

不过,村里人不怕。疯婆只打两个人,一是丈夫扈三爷,一是儿子扈强。

扈姓少,在村子里独一。许多人认识扈字,扈三爷就说,读个头呀。扈三爷在被疯婆追打时,村里就有人调侃,疯婆又

在打“读个头”了。

疯婆打扈三爷算是家常便饭,三天两头地打,扈三爷总是躲避,躲不及挂个小彩,扈三爷无奈,但人前人后还是呵呵笑,笑是真实的笑,不做作,不虚情假意。“老婆没多的,就独种一个,她想动手,就动吧。”扈三爷把这话挂嘴边,也堵别人嘴。

儿子也是打的,可儿子大了,腿脚灵便,疯婆拳头或棍子没到,早跑得没影了。何况儿子进城去了,一年回来过不上十天八天,打也是稀巴巴的。儿子和扈三爷不同,对疯婆的打百分之百地拒绝,有时还还手,气得扈三爷浑身发抖,扈三爷拦在中间,没少受皮肉之苦。

村子里常因疯婆追打扈三爷鸡飞狗跳,村里人不拉不劝,拉和劝也没作用,跳劝下来疯婆就不是疯婆了。疯婆追扈三爷躲,村子就那么大,能躲何处?实际上扈三爷不是真的躲,扈三爷挨上几下,疯婆的疯劲就能过去,否则疯婆安定不下来。村里人说,真是反了,女人不打,上墙揭瓦,疯婆三天不打扈三爷,日子没得过。

喊疯婆一定是避着扈三爷的,当三爷面喊疯婆,扈三爷肯定和你急,往往破口大骂,说:娘的腿,你才疯来,你祖宗八代都疯,疯狗样疯。

扈三爷从不承认疯婆疯,疯啥呢?不误吃不误穿,不误家里家外的活,还特别能苦能累,除

F

月光城 小小说

张建新

疯婆

动个手,对扈三爷惜护得很。杀只鸡或买点肉,都是尽着扈三爷吃,自己连骨头骨髓也不沾,扈三爷不依,疯劲一定上来,一顿拳脚少不了。

田里的活不少,大多是疯婆包下了,扈三爷伸不出手,手一伸,疯婆就发疯,把扈三爷撵得贴天飞,绝不让扈三爷沾边,扈三爷只好偷偷干,三爷疼疯婆。

村里人看惯了疯婆打扈三爷,也就见怪不怪了。反过来还眼热,哪有老婆对老公这么好的,活不让干,好吃的还紧老公吃。

村里评好家庭,一致推选疯婆家,可惜上面不批,说是疯婆有家暴行为。

眼见着疯婆、扈三爷老了,村里人屈指一算,疯婆疯了近三十年,扈三爷也被打了近三十年。

扈三爷熬不过疯婆,刚七十岁,就难离开床了,倒是疯婆结实,忙前忙后地服侍,送吃送喝的。不过,隔个两三天,疯婆还是动手,对着扈三爷有的无的打上几下。扈三爷躺在床上,躲不了,只能由着疯婆敲打。

儿子回来得勤了,儿子也是快五十的人,疯婆还是打,手脚不轻,儿子没少受皮肉之疼。五十岁的儿子不躲,打就打吧,最多抓住疯婆的人,悄悄落泪。儿子倒希望疯婆多

打他,打他后,疯婆安静,就不去扰扈三爷了。

扈三爷死了,安安静静地去了。丧事办得简单,不简单不行,疯婆的疯劲一波比一波凶。扈三爷躺在老单上,疯婆一个劲地向上冲,举着拳头冲,哭着闹着冲,六七个板汉子也按不住,疯婆还要打扈三爷。儿子跪在疯婆的面前,哭着求:要打就打我吧。疯婆把拳头高高举起,落下就成了一股风。疯婆晕过去了。

婆疯不去城里,一个人守着老屋,儿子走了,扈三爷不在了,疯劲还在,打谁呢?疯婆有对象,隔三差五去扈三爷的坟,把坟土打得四扬。坟地上草青青,野花像模像样地开。

知根底的人说了段往事。扈三爷快四十岁时,儿子得了肾病,要换肾。疯婆那时还不疯,和扈三爷争着割肾,配对都合适,最终割肾的是扈三爷。头天晚上,扈三爷悄悄喂了疯婆安眠药,误了疯婆的时辰。

儿子得救了,疯婆疯了。疯了见了扈三爷就打就挠,见了儿子也不放过。

疯婆的疯不是逼的,是急的,是恨的,是爱的。

后来,村里没人叫疯婆为疯婆了,统称为三奶,喊得很亲热。

